

英雄不死 精神永恒 信仰不灭 向死而生

天衣无缝

张勇◎著

根据原著《贵婉日记》改编

张勇“谍战三部曲”收官之作

联袂推荐

秦俊杰 徐璐 陆毅 胡海锋

电视剧《天衣无缝》剧本小说未删减版

人民日报出版社

482/2.

天衣无缝

张勇◎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衣无缝 / 张勇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115-5482-6

I. ①天…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1075 号

书 名: 天衣无缝
作 者: 张 勇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周海燕 马苏娜
特约编辑: 默媛静
装帧设计: 元泰书装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8 65369522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16
字 数: 796 千字
印 张: 51.75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482-6
定 价: 128.00 元 (全两册)

目 录

第二十二章 江山代有才人出	001
第二十三章 团圆宴	018
第二十四章 往事难堪回首	040
第二十五章 连环计	060
第二十六章 局外人	080
第二十七章 间谍的悲惨世界	103
第二十八章 贵公馆遇刺	124
第二十九章 风鸟落地	144
第三十章 狩猎计划	164
第三十一章 孤注一掷	185
第三十二章 血浓于水的亲情	206
第三十三章 兄弟坦诚相见	226
第三十四章 入局破局	245
第三十五章 潜伏三年 一朝猎谍	267
第三十六章 毕其功于一役	289
第三十七章 猎谍事件	309
第三十八章 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	332
第三十九章 千秋家国梦	353

第二十二章 江山代有才人出

我不清楚你折磨我的目的，我从一个共产党交通局的小联络员，被你秘密逮捕，秘密审讯，秘密关押。是的，是你从枪决名单上把我划掉了，让我摇身一变，成了侦缉处的女特务。

上海火车站，站台上熙熙攘攘，送站的，接站的，来往穿梭。

一列火车驶进站台。

贵闻珽从火车上下来，他后面跟着兴致勃勃的明堂，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走着——

聊了一整夜，贵翼、资历平和方一凡都有些困顿了，林景轩把早餐送进来。刚准备吃早饭，电话铃声就响了，贵翼站起身来接电话，打个哈欠，说：“喂。”

电话里是明堂的声音，连声道喜：“恭喜军门，贺喜军门，哈哈。哎呀，贵军门，你们家这么大的团圆喜事，你怎么瞒得像个铁桶似的——”

贵翼眉头微微一皱，反应很快道：“明堂兄，——你是包打听出身吗？”他的口吻带有一丝开玩笑的成分，这句话恰到好处，也不承认也不反驳，听对方的反应。

“我不是包打听，我是名探长。哈哈——”

贵闻珽就站在他身后，微笑着。

贵翼不答话，突然，话筒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翼儿。”

贵翼马上站直了：“父亲？——您，您怎么来了？”他的眼光很自然地扫视了一下资历平。

正在吃早餐的资历平，动作一下停顿了。

“我一接到你的信，我就赶来了。”贵闻珽的话里显得很激动。

“——我的信？——哦，是的是的——”贵翼想到了，他一指资历平，示意他马上站过来。用手捂住话筒，冷着脸，低声问：“你写了些什么？”

资历平低声地：“平常问安的话。”

“你！”他不敢停留太久，立即拿起话筒继续听。

电话里，贵闻珽继续说着：“——想不到这孩子十分孤苦，性格又孤僻，受尽磨难。唉，这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想想也是痛心。”

“父亲。”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就想见见他。”

“父亲，您住在哪儿？——要不我叫景轩过来接您。”

“——不用了。明堂贤侄替我约了几个多年不见的商会老友到苏州商务会馆见面，我就住在上海大饭店，就在上海待两天，我也不想来回折腾。——你母亲身体不好，——不，不，老毛病了，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公务繁忙，不用管我——对了，你——资历平现在哪里？你方便替我约见吗？”

明堂在贵闻珽旁边：“得，贵伯父，我来跟他说。”

贵闻珽盛情难却地笑笑，把电话递给明堂。

明堂洪亮的声音：“贵军门，你听我说——你把伯父交给我，我一定给服侍得妥妥当当。咱两家是什么关系啊？对吧——哈哈，跟我客气。我跟你——”他边说边让贵闻珽坐下休息，“——小资这件事，我是帮忙帮定了，噢，上海滩头等传奇啊——哈哈，没的说，明天中午上海大饭店，我明堂做东，宴请各位，你跟小资一起来——，不，不是小资了，应该叫贵公子了——哈哈——”

这一番话听得贵闻珽心里暖洋洋的。

“咱们可是说定了，好，好咧——有什么，随时联系。对，对，对。嘿，你要想给老爷子撑场面，包在我身上，哥哥我就越俎代庖，一句话，欢迎贵公子回家。”

这最后一句，听得贵闻珽眼角酸酸的。

贵翼放下电话，盯着资历平，问：“你想干什么？你想利用我身边的亲人来控制我？”

资历平不自觉地往后退：“我，我当时是想求助于贵老先生的。”

“你的做法可不像求助！——你想挟制我，不是吗？”

“我是图自保。真的，真的。”

方一凡和林景轩回头看他俩。方一凡站起来：“你清明董事长替你父子撑场面，这可不是你的作风。——你，想到什么了？”

贵翼回眸看她，心想，她太聪明。他没有回答她，反而对着资历平微微一笑：“这事可是你招来的——”

“等等，等等。贵军门，你什么意思？”

贵翼对方一凡：“刚才我们说哪儿呢？”

官邸外，一辆汽车停在对面整整一晚，古纯音还在监视贵翼官邸，钟雪萍打着盹儿。

“嘿，醒醒——”古纯音拍醒了她。

钟雪萍睡眼惺忪：“几点了？”

“七点了。——我去买早点，你盯着点。”

钟雪萍点点头：“这出外勤的夜班活，真不是人干的。”

“是啊，上面一句话，底下人就得去玩命。连天连夜地熬着，24小时待命。——监视军政要员，发现问题，你不见得会立功，出了问题，第一个背黑锅的就是我们。”

“——你不是去买早点吗？还啰唆——快去快回。”

“你吃什么？”

“牛奶，面包。”

“——油条吃吗？”

钟雪萍皱着眉头，摇摇头。

古纯音下了车，自言自语：“牛奶，面包。——还快去快回——”

不一会儿，方一凡裹着贵翼的军大氅钻进了汽车，林景轩随后上车。

汽车开出大门。

门廊上，贵翼目送汽车离去。楼上，董细妹也从窗户里看到这一切。

看到有汽车从官邸里开出来，钟雪萍来了精神，她焦虑地看看街面，古纯音连影子都没了。她暗暗咬了下嘴唇，决定开车跟上林景轩的车。

早上的上海街道人流还比较稀少，林景轩开着车，方一凡裹着军大氅，缩在汽车的后座上。

钟雪萍一边开着车，一边焦虑地朝街边小吃摊点望，希望能看到古纯音。

林景轩注意到钟雪萍的车，刻意加大了油门。

古纯音买了牛奶、面包从一家西式早点铺子出来，看见街对面钟雪萍开车冲过，他一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赶紧招手要黄包车，跳上车：“快，快——”

“先生，您去哪儿？”

古纯音一指街对面：“先过街。快。快——跟上那辆吉普车——我加双倍的钱。”

拉车师傅一边跑一边说：“先生，这可是追汽车——”

“三倍，我三倍给你车钱。”

拉车师傅猛力奋勇向前。

林景轩的车速也越来越迅猛，钟雪萍紧追不放。

拉车师傅有经验地穿街过巷，黄包车冲上大马路，古纯音几乎是和钟雪萍的汽车接踵而过。

“方小姐，准备好了吗？”

方一凡沉着地：“好了。”她瞬间在后座俯下身去。

林景轩的车猛地一个一百八十度大回旋，猛然间一个“掉头”刹车，完全无视交通安全，两车对峙。林景轩的汽车横放在街心，钟雪萍吓得猛踩刹车。

林景轩的车身和钟雪萍的车头仅仅相差一条缝隙。

两车的力道促使街边行人驻足，行人们看热闹般都聚拢了过来。裹着大氅的方一凡猫腰从后座车门出来，迅捷走向围观群众。

古纯音从黄包车上冲下来，拉车师傅一把抱住他要三倍的车钱。

汽车上，当钟雪萍发现苗头不对时，林景轩已经站在她面前了。

林景轩大力地敲打汽车盖：“下车！疯婆子！——你个神经病，跟踪

狂——出来，浑蛋，连老子的车都敢撞！”他伸手把钟雪萍从汽车里给拽出来了。

古纯音一边付钱，一边看见一个身裹军用大氅的人进入人群。古纯音赶紧向前，路却被看热闹的观众给堵了。两人目光交汇，钟雪萍暗示他不要管自己。

聪明的林景轩一把拽住钟雪萍的头发，二话不说就开打，一边打一边骂：“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你看上爷了？啊？追男人追到大街上来了。——你要不要脸啊！”

古纯音眼看钟雪萍吃亏，再看“军用大氅”早就没了影子，自己被困在人堆里。路过的人越聚越多，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开始发表自己的言论。

“喂，这个女的单相思，追男人追到大街上了。”

“不是吧，一定是原配被抛弃了——你瞧那兵痞，连女人都打。”

“大街上打女人，太不像话了——”

“前面怎么回事啊？”

“老婆偷人，被逮着打了！”

“报警啊——”

林景轩和钟雪萍扭打到一处，一副闹事不怕事大的兵痞样，而挨打的钟雪萍有苦说不出。

古纯音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挣扎出来，一下横插在林景轩和钟雪萍面前，冒充正义感人士。“这位老总，这位老总——手下留情，这大马路上，男人打女人，不太光彩吧——”他指责着。

此时的方一凡已经脱了大氅，进入一个小店，从小店后门出来，要了一辆黄包车，走了。

林景轩对古纯音：“你谁啊？你是她先生吗？是她先生赶紧把人给我带回家好好收拾收拾。——大马路上追野男人，你受得了受不了啊？”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一名警察走进来：“怎么回事啊？大马路上——”他一看见林景轩的军装，顿时赔了笑：“哟，长官。——这一大清早的，跟谁怄气呢？”

“一大清早的遇到一条疯狗，差点咬到我——”

“老总，讲话要讲道理的，是不是，大马路上，老总走得，我们也走得——”

“——是啊，长官，您的汽车是逆向行驶啊，这，这不大符合交通规则啊，是不是？”

林景轩一副“很懂”的样子：“说得好啊，大马路嘛，大家都走得，千万别‘逆行’，免得‘鸡飞狗跳’。”他一下掏出手枪来，朝天就是一枪，看客们立即惊叫着作鸟兽散，“老子喜欢逆行就逆行了。”

“长官，长官息怒，息怒。”

林景轩对着警察和古纯音：“我坐不更名行不改姓，军工署少校副官林景轩便是。——人是我打的，枪是我开的，交通秩序是我违反的，有种来告我！”说完，他大摇大摆上了自己的车，踩油门、倒车、掉头，连贯的动作快速熟练。

古纯音上前探视钟雪萍的伤势：“你没事吧？”

钟雪萍又恨又委屈：“你死哪儿去了？”

“牛奶？——面包？”

警察很配合地用警棍一指，地上是流淌的“牛奶”和踩烂的“面包”。

苏梅的手臂缠着绷带走进家，资历安跟在后面。

“——还是回家好。”

资历安笑笑。

苏梅疲惫地坐下：“你笑什么？”

“我对我的‘家’，从来就没什么依恋。”

“你又不是孤儿。”

“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为什么？不孤独吗？”

“我，——从前的家，一个男人娶了两个女人，一屋子的人，男男女女、主人用人，阴沉沉的宅子，腐朽、荒唐、神奇。家，在我眼里就像一个屋檐下喂了一群猪！——死猪、生猪、混吃等死的猪——”

“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也不清楚——”资历安一想到父亲对资历平的珍爱，就挟恨挟怨的，

没有一点风度，“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烧点开水。”他转身进厨房了。

“——你不用管我，我自己能行。”

“嗯，我也难得挣点表现。”他在厨房里回应道。

苏梅听到他在点炉子，开水龙头接水的声音。随即，一边小心地摸索着抽屉下方，一边故意跟他讲话：“——上个月房东又涨房租了，总说我花的水费和电费多——我说，我每天都加班，回来就睡个觉，哪里花得了那么多的水电费，讹我呢。——我又不好说，我是侦缉处的人，怕人家说我仗势欺人。”她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刚一抽手，就感觉异常。

不知何时，资历安已经站在了她的身后。

苏梅吓了一跳！

资历安问：“找什么？”

苏梅张皇地看着他：“没，没什么。”

资历安一下坐到她身边：“你聪明，能干，可就是聪明得让我觉得不踏实。——时至今日，我不得不承认，我精心炮制的‘换谍’计划彻底失败了，就只剩下‘猎谍’了，这个抓捕地下党的天网我费了不少力气才织起来，你要多替我想一想！”

苏梅傻傻地看着他，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水我替你烧了，茶就不替你泡了。”他站起来，“你房东说得一点儿没错，你的水电费的确超支了，——你一个人要负担两个人的用度，一定很辛苦！”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要解释。”资历安仿佛有洁癖似的嫌弃着，“男未婚，女未嫁。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和余地。”

“你想解除婚约？”

“不，不不。——我为什么要出局？——我想知道的是——那个人是谁？”

“我要说是房东，你信吗？”

资历安笑起来：“就为了减房租？”

“为了刺激你！”

资历安注视着她。

“——你是想要我想得都快要疯了，偏偏得要我求着你！嫁你！你那该死的自卑心作践得我还不够吗？”苏梅以攻为守，资历安顿时混乱。“你别告诉我，房间里发现男人的鞋子、男人的牙刷、男人的衣服——抑或，你闻到了男人的味道！我真的不在乎你怎么想我！你要真爱我，你可以找出一切理由来解释你心中的疑惑；你要不那么爱我，将来我有一点点行为瑕疵，都会被你抛弃！这才是我要的答案！明白了吗？资科长？”

资历安怔然，他显然没有什么急智，瞬间被她的气概给镇住了：“——苏梅。你要知道——”

苏梅“嘭”的一声拉开抽屉，顺手掀翻，抽屉里的笔记本和钢笔、女人用的一些别针、胸花滚了一地——

“你干什么，你疯了？”

“你在干什么！——你总是表现得温文有礼，你看我的目光里除了猜忌就是假惺惺，如今索性说开了——我不清楚你折磨我的目的，我从一个共产党交通局的小联络员，被你秘密逮捕，秘密审讯，秘密关押。是的，是你从枪决名单上把我划掉了，让我摇身一变，成了侦缉处的女特务，在你心里，我就是你施舍下苟且偷生的一条狗，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没什么可以索取的！偏偏我要索取你的爱！！”她边说边打开衣柜，肆无忌惮地扔出所有的东西，“你不就想搜查吗？彻底一点，干脆一点，干吗遮遮掩掩！！——我全都拿给你看——”

“苏梅——”

“看啊，看看，好好看，好好检查！！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我的生活了，我像是依附在你身上的寄生虫，我受够了，你把一个女人对你的爱当成理所当然，你自私自利，毫无付出，毫无感情，我情愿回到刑场上去，也不会嫁给你成全你的虚伪——”

资历安从背后一把抱紧苏梅，苏梅喘息着。他说：“别这样，别这样苏梅，是我妒忌了，我承认我嫉妒得快要发疯了！原谅我苏梅——别这样戳穿我，其实，我在你面前是个乞丐，感情的乞丐——我从小就——”他哽住了，的确，他从小到大，就渴望享受到家族更多的重视和关爱，但并没有。

苏梅发作的情绪尚未收回来，她在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情。她心底明白，

资历安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而刘玉斌暂时又没办法联系。她必须把握好节奏，对于资历安不可不逼迫，亦不可强迫。

资历安沉浸了一下：“我不想揭自己的伤疤，来博取同情——我就是嫉妒了！在你身上，我就是个冲动的魔鬼！——一个胆小鬼。”

厨房里的水壶盖子被沸水给冲开了。

苏梅慢慢地推开资历安。

资历安紧紧抱住她。

“——我去给你泡茶。”

资历安在她耳边轻言细语：“让我去。”

一杯清茶递到苏梅手中。

“谢谢。”苏梅接过清茶，转身面对着街面。

资历安站在她身后，阳光暖暖，映照着苏梅的面颊，这让资历安越发感受到了苏梅的美，再要强的女人也需要温暖。

“这个案子结束了，就嫁给我吧。”

苏梅略有所思，她低头看着街上过往行人，很感慨地：“有的时候，真想把从前过往统统忘掉，变成街上一个普普通通的行人，他们有来路，知去路，有生活目标，有向往。”

“我知道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想我能帮你，就像你能帮我一样。”

“你一点也不在意我的过去吗？”

“我不在意。——但是，我在意你的现在。”

苏梅喃喃自语：“很多事都在变化——”她转脸看着他。

“趁现在你还有个好长官，好未婚夫，你就好好享受阳光吧。”他从她手上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清茶。

苏梅对资历安露出迷人的微笑。

就在此刻，两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楼下的刘玉斌看在眼里。

小厨房飘来阵阵咖啡香，董细妹走进来，说道：“好香啊——给我来一杯。”

资历平转头微笑：“好的，董小姐。——您也累了一晚了，您坐着，我给您端过来。”

“工作嘛，哪有不辛苦的。”董细妹在小厨房里打转，不停地打开各种柜门，然后，她看见了一碗“花生米”，她端出来了。

“找什么？”

董细妹吃着花生米：“零食。”

资历平把咖啡端过来，两个人面对面坐下。

“——你到这来，是投亲靠友的吧？”董细妹问。

资历平反问：“我看起来不像这家里的人吗？”

“不像。”

“董小姐的眼力真好，那董小姐能看出我是干什么的吗？”

“做演员的。”

资历平笑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在这种大家族里讨生活，你必须擅长表演，不是吗？”

资历平马上“表演”：“哎呀，真是一针见血。——扎得我心疼。”

“去你的。——都是姐玩剩下的。”

“哦。”

“别以为我没看见。”

资历平“唬了一跳”：“您看见什么了？”

“今天早上离开的那位小姐是谁啊？”

“啊，贵军门的同学。”

“同学？怎么可能是同学？这夜来晨归，鬼鬼祟祟的，不是贵军门的情人，就是哪家出了轨的太太。——上流社会家庭里经常玩的小把戏。”

资历平“深切”地点头：“完全同意。”

“婚外情，意味着做人不诚实。”

“董小姐谈过恋爱吗？”

董细妹突然“羞怯”起来：“谈，当然的啦，——要说起‘谈恋爱’啊，我以前倒是喜欢上一个。”

“那，谈了没有啊？”

“谈什么谈啊，他又不知道。”

“啊，单恋啊。”

“什么单恋不单恋的，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我梦见过他，很帅很帅的，中国空军。”

资历平一副深受启发的样子：“梦见的啊。——这样也可以啊。”

“你懂什么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牡丹亭》，不就是做梦谈恋爱嘛。你啊，年纪轻，要多读书，谈恋爱这种事，很神秘的。——哎呀，我得上楼去看姐姐了。——咖啡煮得不错啊，明天继续啊。”

资历平微笑着，看着董小姐离开。他也顺手抓了一把花生米，扔到嘴里细嚼。

没多久，董细妹突然又返回了，一伸手把那碗花生米，搁到柜子里去了。

“董小姐？”

“花生米这种食物，要放到小孩子够不着的地方。小孩子跑跑跳跳的，要抓了花生米吃，呛到喉管里可就不得了了。还有，喝咖啡要配甜点，吃什么花生米，乡下人。——记着啊。”说完，又风风火火地走了。

资历平傻傻地坐着，呢喃着：“不是你拿出来——”

董细妹带着姐姐下楼，姐姐欢快地玩着皮球。正在窃窃私语的贵翼和资历平一起回眸看姐姐，异口同声地叫道：“姐姐——”

姐姐跑过来：“大哥哥，小资哥哥，陪我玩。”

贵翼柔声细语地问：“姐姐，你不烧了吗？”

董细妹接道：“哪有那么快，低烧。”

“啊，啊？——不像啊，姐姐——挺活泼的啊。”

董细妹对贵翼，不阴不阳地：“小孩子，又不装。”

贵翼一愣。

“姐姐，就在厅里玩一会，不要出去。出身汗，洗个澡。”

贵翼与资历平对视一眼，问：“你惹她了？”

资历平摇头：“我不敢！老师啊，动不动就打人手板心的！一定是你得罪她了。”

贵翼诧异：“我啊？”他寻思了一下，“不会吧。”

董细妹和姐姐在大厅里踢球，她突然问：“——刚才说踢皮球在古代叫什么？”

妞妞奶声奶气地：“蹴鞠！”

“我们一起玩皮球，一起背踢皮球的唐诗好不好？”

“好——”

“——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

妞妞玩得开心，扑腾起来，根本不知道董细妹在读什么——

董细妹继续：“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

妞妞“呵呵”地笑着，跑着。

贵翼对资历平：“这也行？”

资历平说：“这叫‘弦歌不绝’，最佳启发注入教育。”

妞妞蹦蹦跳跳地跟着董细妹瞎背，瞎吼。

贵翼看得直摇头：“这管什么用啊？热炒热卖，啊？读诗靠悟性。”他转对资历平，“希望他附和一下‘弦歌’？”

资历平却不理会，看董细妹教学，看得津津有味：“弦歌。”

圆滚滚的皮球“噗”地打到贵翼脸上。因为球速很快，所以打到脸上还是有力量。贵翼完全不防备，一捂脸，叫着疼。

资历平一看，赶紧走过去把皮球捡了起来。

贵翼冲资历平一摊手：“拿来。”

资历平把皮球给他。

贵翼摸着脸，嘟囔着：“弦歌？——揍哥还差不多。”

妞妞跑过来，眼巴巴地仰望着他：“大哥哥，给我皮球。”

贵翼一肚子的意见顿时化作一脸的笑模样，笑容满面地正要给皮球，董细妹忽然说：“别给她，让她答一句唐诗。”

贵翼看着董细妹：“这个——”

资历平冲贵翼摇头，叫他别给。

妞妞冲贵翼摇头，求他给。

“——妞妞，想想，想想——蹴鞠怎么飞的？”董细妹开始引导着。

妞妞瞪大眼睛看着贵翼，要皮球。看着她乖巧的小模样，贵翼真想把皮球给她。

董细妹又说：“别给她，妞妞，想想啊，想想就能拿到皮球。”

姐姐委屈的眼神“求”着贵翼，看得他那个心疼：“姐姐——姐姐——”他想给暗示。

“不准作弊！”董细妹打断他，“我们姐姐小姐是个有志气的好孩子，不需要别人帮忙。姐姐想想，蹴鞠飞到哪儿去了？”

姐姐看着贵翼，突然想起来，大声地：“蹴鞠屡过军门上——”

董细妹忍着笑，说：“好，接着玩——”

贵翼这才把皮球给了姐姐，说：“聪明。”

资历平乐不可支，夸姐姐：“唐诗改得不错啊！！”

姐姐又开始满屋跑开了，董细妹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

资历平对贵翼：“不错吧？”

贵翼点头：“弦歌不绝，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资历平故作关切地：“脸疼吗？”

“啊？”贵翼旋即反应过来，很老实地，一语双关，“疼。”

资历平抿着嘴笑。

“蹴鞠屡过飞鸟上——飞鸟上！”姐姐边跟着学，边把皮球踢到空中。

书房里，电话铃声振响，贵翼转身进了书房。

不一会儿，林景轩刚进门，贵翼从书房里走出来。

董小姐带着姐姐玩皮球，资历平在旁边看着。

贵翼对林景轩：“回来得正好，去军工署。”

董细妹问：“贵军门，你们这是要出门吗？”

贵翼一愣，“嗯”了一声。

林景轩乖巧，问：“董小姐是不是要我们顺路给带点什么东西回来？”

“是的啊，你们顺路的话，去第三电报局给我拿一份今年邮局预订的文学刊物表。”

“好的，董小姐，放心。顺不顺地我都给您顺过去——”林景轩一转脸，贵翼已经出门了，赶紧跟上去。

走出屋子，贵翼边走边问道：“方小姐送‘回家’了？”

“平安到家。”